



傳奇漫錄卷之三

昌江妖怪錄

峯州人有姓胡各期望

峯州今白鶴縣

胡朝未販泊昌江

城

泊音薄止息也流寓也昌江屬安勇壽昌

因而病故其妻貧不能歸

壘鬻其小女氏宜于富商范氏女既長成頗有姿

色范氏悅而私焉

私奸淫也

其妻揣知其意

揣所委切捫而察之

也又度也量也

托以他故痛答至死瘞在村居之側

瘞於

埋既數月興妖作幻

幻焚緝切妖術也

變態百出或托形

於賣漿之妹

妹音樞美色也

或假体於沽酒之女有頭目

者則為淫殺有財貨者則被潛攘攘竄也引手取物也又因其自

來而取沿途十里皆晏行早泊以邑為戒久之鄉

人覺得以骸散在江次妖亦稍息焉

黎朝混一有諒江一負姓黃赴長安領戕舟次江側

次止時月明星淡淡星之光彩也萬籟俱寂忽聞東南沙

雷雷雷威切雷雷也一哭聲轉哀移船就之見一女年可十

七八擁紅界袖茵草而坐茵褥也藉也問之曰夜深如許

許力舉切何故悲啼令人攬碎鉄石心腸也撓古切

撓也擾也碎細破也女歛容收淚曰妾峯州人父

毋以販繒為業群盜殫財一時見害魂埋魚腹骨

葬江心昔吳十二有赴鎮江之行被家人江吉深婦用謀乘醉推落江心屍骨葬魚腹後見

出乞故人韓惟餘賤質憊亡幸免虎口投身沿岸

寄食村民昨為主婦採桑偶經故處不覺悲哀至

此黃曰見既顛連孤苦無所依投今我有長安之

途縱欲歸來可於船間寄足况由京國直抵見鄉

纜半餉間一風帆力也餉行饋也其女又泣曰隻影零

丁儼不足惜隻鳥一枚也凡物不兩皆曰隻所恨

者先人骸骨不骸还葬耳黃曰我儼不愛捐數金

之費為兇收散骨返故鄉亦避迨一因緣也避音戎迨

音候行適相值也女喜曰天也君繼能如此所謂生死而

骨肉也宋祖解石守信等兵權守信等謝曰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注謂使死者後生而白骨

再生肉也妾虫孱質願糜身以報黃即募善水者於乱

波中淘沙收歛淘音陶盪也挈載南行時或以微辞挑

詭挑他彫切戲弄也細觀其意女拒之甚確黃左雙而畏

之雙音開竈也至京遂不即上官即就也上官謂陸官赴在也直趨

白鶴江口於江邊安葬他日女謂黃曰妾與卿初

非相期妾稱夫曰卿以親愛意偶有良會但昔日以先人塋

兆未安塋于紫切墓也兆塋界也故殷勤見拒今事既圓成願

侍中櫛况君江湖遠官主饋無人饋餉也稱人妻曰主饋又進食

於尊曰饋蘋藻之供妾請當其任矣既成夫妻情愛加

密女又能動必以礼口必擇言僚朋親族稱之者

如出一口居官閱月閱歷也黃因感疾顛狂恍惚昏

昏不省女亦旦夕涕泣不離在側但藥之則不飲

診之則不受診視也察脉曰診有以符咒來者輒遭侮罵

咒戒救切梵書妙語曰咒即真言意醫工術士皆去其妖崇崇須鏡切謂孽

鬼為厲也然無可奈何但相环視而已緒有一人破巾

穿履襪褻步進襪庖咸切褻舉一坐大笑其人曰

卿輩皆屏工我神醫也非徒能療疾兼能翰生羽

化朱元瞻感興詩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又羽化言生羽翼而化以登仙境也問其術

則醫風治氣探其囊則附子陳皮黃即笑以手示

一作之使診其脉其人曰無傷也但臟腑不調生

此迷惑宜飲以進食湯兼多市酒殺禱神襪思自

然無恙矣乃罄所需藥罄盡也需音須資也以粉磁瓶調劑

粉磁即土鉢白色也凡汲水器酒器皆曰瓶劑膏也藥料曰劑一啜而尽啜不劣切飲也

嘔涎數斗嘔吐也涎音全口中夜也斗一作升惛然如夢惛音夢女

大怒以杖碎磁瓶罵曰甚處幻人甚何也離間我夫

妻分析我家室按析音昔破木也折也析音托兩本相爭行夜者折音哲斲也拆音

丹開也其人以符投之女應符驀然仆地驀莫白切超越也仆

音付偃也乃一堆白骨仍急以七香湯灌黃胸臆有頃

甦醒問從前事跡皆不肖也眾人爭叩所以叩音扣問

也以因也其人曰吾適覩其貌妖氣甚濃濃厚也而此女

乃妖崇饒原使彼尋常吾語始得以施吾巧不然

其眩進刀圭之餌乎古云盛丹食竹節量藥必刀圭坡詩云促膝問道要蓬蒙

分刀圭本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七之一蓋量藥器也餌藥餌也眾皆驚服遂使

方号返魂  
用加紫蘇  
蘇子

卷之三  
昌工  
四

人至白鶴江掘塚止有數丸鮮血而殘骸亡矣方

歛收取倏然已不見其人嘆曰枝蔓雖節而餘菱

未剪向非天兵將吏猛鋤力剔鋤與鉏同壘土器

也只恐更遭毒手公其危哉旬餘黃於白昼閑

卧見兩卒牽筵令去至一處垣牆周繞殿宇嚴邃

邃須稅切但左廊頽弊傾圮圮晉鉅切上有一人

垂冕垂冕謂冕前厲声言曰閻王有旨命予追勘

令左右授以筆紙逼使供狀黃曰僕本寒流幸登

仕版仕版官處已絕儉邪之慙居官無賄賂之求

罪狀弗彰非敢聞命言未畢已見女從左廊步出

黃大悟即援筆供曰

恭聞春秋紀異雖石言神降而必書

左傳石言於晉上侯

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曰石不詿言或憑焉抑

又聞曰作事不時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官室

故云然○左傳神降于莘王問于內史對曰國

之將興其君泰明精潔神享而民唯民神無惡

故神降之觀其德政而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

貪淫暴虐民神惡憤故神野史揆遺凡梅魄藥

精而亦錄

野史野人之記事也據之石切拾也

造羅浮山一日天寒日暮於繇林酒肆傍舍見

一美人淡粧素服師確典語言極清麗芳香裊

人因共至酒家飲醉而就寢東方已白起視在  
梅花樹下方知梅之精也。宋潛為其瘦巡繇  
故人趙當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立灯下唱曰  
即行父不歸妾心傷亦苦以遂滅灯趨趙就寢  
曰妾本東方人鬻身於彭城郡今郎觀光上國  
孤眠暗室故來相伴明夜又來趙恍惚具告其  
父替往觀焉因大呼遽入以手抱  
之甚細視之乃一灯繁遂焚之  
豈自古唱為

惟說欲使人得倚神奸也備防故太真燃照水之

犀龍宮請命晉溫嶠字太真過牛渚磯世傳其

史見水族奇形異狀或乘車馬着赤衣者其夜  
夢人曰共君審明道別何意相及也犀獸各頭

前龍厭水精馬亮寫八窻之手思物祈哀少保馬公

總燭下閣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總前伸八次夜  
又至公以筆濡椎黃水大書草字總外大呼云

速為我辦去不然村將及女公不咱而寢將曉  
哀号手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我戲尔何忍致

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温嶠燃或祛吹火之精祛

犀事乎公乃辦之遜謝而去或祛吹火之精祛

於切却也管輅傳有一小物如獸手持火以口  
吹之生幸刀所斫腰視之乃狐精也自此無火

灾或却移床之崇魏元忠為人公正寬厚不信

崇如老猿着火犬代人言及群鼠拱前鴉鵲鳴  
屋種上作妖公未嘗少惑又一夕夜半有婦女

效人立於床前公曰誰徙吾床於堂下乎婦人  
竟擡昇於堂下公又曰可復移於堂中乎乃復

移至苗所公又曰誰徙吾床至街市乎群女皆  
再拜而去曰此寬厚長者可同常人玩之執

是歷代剛方之士不怕那妖怕普駕况百年香  
火之祠更容醜頰如某者性慚守拙仕幸逢辰

辰猶時節也一宦蕭條黍窈代耕之祿蕭條寂寥

在官者同祿上足半衾寂寞翻舍失偶之悲誰業亦綠也業報者言皆隨業受報也

知月下奇逢便是生前業報業亦綠也業報者言皆隨業受報也

金剛經蠱惑臣以妖姿丰慙粉黛朱鉛蠱音古亂也姿色也

半音封美也粉傅面也黛音大登眉墨也朱丹也即朱唇也鉛音沿錫頰以其易沿流故謂之

鉛今化為粉是也耗損臣之元氣真精什存四五匪遇

上醫之手趙文子問醫和曰醫及國家乎曰上醫亡國其次救人國語幾成

泉下之坐八江而曰非漁一作誰其信者以德

而行其罰伏願矜之

供已進呈王大怒曰不圖幻質遽爾生心既逞淫

風又恠妄訴可押赴犁舌獄仍大書判曰判斷也

蓋聞猿鶴虫沙之化周代曾聞周穆王南征一軍及化君子為

猿為鶴小人為虫為沙狐狸華表之精晉朝再見見江世

運寢乎愈降三十年為一那魔槩不勝妖那魔在鬼

眩迷人也故道家以三尺盪氛盪同蕩推盪也氛音分氛穢也而地

獄以尺符捺召捺音帖俗字法家云捺姓二十四司之開掌

各有分曹百千萬狀之鬼妖舉皆遺跡夫何穢

濁敢肆猖狂猖狂自肆也一生惟事於龜漚貪婪殆



甚

隋開皇中掖庭宮每夜有人來挑宮女宮司以問帝曰明術甚嚴人何從入當是妖精耳

因戒宮人以劍斫之若中枯骨落床而走官人逐之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掘池得一龜介有刀

迹殺之遂絕再死猶依於狙詐峻昌何多宋有狙公

善養猿猴故号狙公爰狙養而成群將欲限其食先誑之曰共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

起而怒又曰共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笑物之以眩鄙相籠皆由此也故人之顛倒者

狙詐謂罪名可以力逃謂冥府不能顯責任之

狐崔之虎變慙愈滋在氏妖狐也色絕美有鄭生者得之為婦效月生携

與郊在氏忽墜馬化為狐為犬所咬而死。崔

取虎皮投井中婦驚覺失皮不能復變齧納為妻後婦問皮安在齧曰井中婦取以被体復化

為猛虎咆劔為樹刀為山條章載舉商漢劉銀

至如黃某亦有可言志溺少剛心牽作燒燭剝

多欲不能效顏叔子却鄰家之女曾人顏叔子

之娶婦亦独处於室一夜暴風雨至娶婦室趨而投之顏叔子納之使秉烛達旦燭尽以束

薪綈顧乃攘武承嗣惑花月之妖辭見西垣罪不能

無薄云乎耳吾言止此主者奉行

又顧謂黃曰子少業儒讀聖賢書傳記古今事跡

豈不知在色之戒而躬自蹈之夫子曰君子有三戒血氣方剛戒之

仍以筆批曰批音披手去剛即欲減壽一紀二十

思應夜

年為一紀復命兩卒送之還家欠伸一覺志疲則欠汗

流狹背數年後因幹事至三坡江懋峯州祠下幹

事也懋音契息也見垣墻殿宇頽廊塑像塑音素埏一如

夢中所覩乃知向日追勘者此處也遂策馬疾驅

不敢回顧時紹平二年八月丁巳日

嗚呼噉于室嘯于梁不已恠乎曰未也楊雄傳云高明

之家鬼瞰其室韓昌黎作原鬼文云有嘯于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声有立

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盖無声典無形者鬼神是也羽淋之

黠貝丘之永不已恠乎曰未也左丘明作春秋傳以釋經昭公

七年鄭子產勝於晉上侯有疾韓宣子送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今夢黃黠入於寢

門其何厲鬼也子產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黠以入於羽淋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

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遂使祀之晉侯有問○莊公八年齊侯送姑焚遂敗于貝丘見大豕

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乃射之豕因立而啼公惧墜于車傷足喪屨乃還遇賊

于門賊遂殺之而立無知盖昌黎原鬼丘明釋經此恠所以

為常然則昌江之錄非恠也况觀妖女之惑人

則當謹在色之戒覽叢祠之判事則當起遠神

之敬叢聚也叢祠亦如叢考以傳疑未足過也

步進一步則刘又于寶刘义少任俠晚折節讀書聞韓愈接天下士徒

步歸之作雪車水柱二詩上出唐全孟郊之右  
後韓愈有金數斤刻又持去曰此諛墓中人所  
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厭止諛墓謂作碑  
褒死人○晉于宝死而復甦見天地間鬼神事  
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各揀神記  
以示劉惔上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 那山樵對錄

清化路其地皆山也周遭盤亘

周匝也遭亦猶匝也

詩云山圍故國周遭在盤屈曲也亘延袤也

直數千里其中峯然而峻

拔者名曰那山

峯七醉切危峻兗拔那內在農貢縣

山有洞焉阻

而脩湫而杳

洞空谷也阻險也脩長也湫音澗沮洳也杳伊鳥切深寂也

塵囂

之所不接

塵也

人迹之所罕到日有樵夫負薪從

洞中出換魚易酒

換買易也

纔取醉飽一錢不問也每

遇村翁野豎輒欣然話桑麻事問其姓名庄丹則

笑而不答

庄同莊田舍也丹通作柵蕃落也

及西日嚙山復從洞

中去時人以晨門接輿許之

晨門掌晨昏門蓋賢而隱於抱關者孟子

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隱居不仕時人謂之楚狂論語又列仙傳云楚有接輿好養生食木實

在蜀蛾眉山世見

采和以下不足論也

唐末有逸士一足靴一足

洗夏服絮衫冬卧冰雪自号藍采和後至濠州魁昇遺下靴世傳為登仙

後胡開大中

漢蒼山獵

大作

適遇諸途行且歛曰

那之山有石噴阮

噴齊桓切阮吾桓加丙上銳竦列危

奇蒼上煙

漠上水潺上蒼深遠青色也漠昏黑也潺組內切水流声也朝方吾出

一作去暮方吾还有衣方製芰有佩方紉蘭芰音

也兩角者謂之菱三四角而小者謂之芰菱芩開背日芰花開向日故菱芩芰暖紉音刃緋繩

也又以線串針也蘭香出楚詞闥排青方屏曉

嶂田護綠方枕晴灘排列也青山色也屏音平

山峯列如屏障也詒術也綠水色也灘他丹切

瀨也王介甫書湖陰先生壁詩茅簷長掃淨無任他朝市任他車

苔花木成蹊手自栽一水詒任他朝市任他車

田相綠庭兩山排闥送青來任他朝市任他車

馬緇塵不到此江山任縱意也朝市即所謂華

車馬言為各條者奔走于幽草宋朝方劔古丘

車輪馬足之下也緇黑也幽草宋朝方劔古丘

晉代衣冠李自題金陵鳳凰臺詩云晉代王謝

風流蕭作趙曹事業漢書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條流也一日筭往古來今一云筭卿相石篆苔

風流各價也筭往古來今古來卿相石篆苔

漫篆引書也石篆即石碑爭如我掉頭一覺紅

刻字也漫水廣大也爭如我掉頭一覺紅

日三竿竿音干竹挺也日出三竿謂朱黃赤色暈也

歌竟拂衣長往竟盡也漢蒼意其有道隱者遂命

侍臣張公追請焉北至則已趨蹌八洞矣北及也

切行慳呼不應只見乘雲劈霧踐躡於絲梢竹杪

劈披昔切割也裂也梢所交知非常人尾其踪

而追之披茆取徑約二三里茆同但見山程艱甚

轉八深峻步不眩前轉盼間忽不知所適前進也

仰見斜阳在嶺嶺曰嶺頭煙草向暝徬徨歛返已無及

矣俄聞鷄声縹緲於孤篁絕嶺縹音匹沼切色輕也

黃竹苗也喜曰人家不遠也携筇獨上筇音窮竹

見一草庵庵草舍也左右植金錢數本金錢花各

也錢也雜以碧桃紅杏桃仙桃也其色青故云碧皆扶

踈可愛陶潛讀山海經詩孟夏草木長連內設藤

床一具解見床上置絲竹隱囊隱囊以青白布為

花粧實縫之完置于跟東西壁面各以粉牘塗抹

抹音末摩也乱題歌兩闋闋丘月切止也樂終一

曰爰眠二曰爰基其辞云

吾何爰匕惟眠爰為安舒適性天淺墨帳添籜

富貴淺薄也墨典黠通陰也言帳矮藤床結首

因緣矮馮楷切短梅之軒竹之園幽居趣味有

林泉幽居隱居也言隱者所居青奴擁後陳師

堂詩云醉卧擁青奴按青奴竹几也一各竹夫

紅友羅前紅友媒引黑甜勝景凉思輕便甜徒

陳圖南爰  
雁歇当避  
出一頭地

北人以登寢為黑甜故東坡跋廣川詩云三盃飽軟後一枕黑甜餘思音四便蒲眠切安便也

雙掩耳紅塵世上紅塵喻各樣也小曲肱白石屋一作雲

邊夫子曰飯蔬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白石言處士遠窮世俗結中廬于白石雲邊

處也自寄傲艸廬南陽閑日月傲俗也諸君亮隱居南陽結草廬

外号卧欠伸雲觀趙宋窄山川窄音責狹也陳

觀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嘗作睡敬北窓吟魂

易促促一作走陶淵明夏日虛閑高卧北窓之下清尾岷至自謂羲皇上人吟魂詩思也

西堂春夢常圓圓一作纏靈運典惠連為列頸交嘗於西堂思詩不就怠而寢

忽夢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可以為有神助書樓初捲一作夕酒店

歆晴天店肆也玄鶴黃川夜七川一作州一說玄鶴指道士言

黃川地名在赤壁東坡遊赤壁賦云夜將半四顧寥宋適有孤鶴橫來玄裳縞衣遶樹長鳴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跹揖予言

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不答曰我知之矣昔夜彩鳴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為悟一說

昔有人夜得一玄鶴遊於黃州二說未知孰是姑兩存之

美人湘水年七一說美人指賢人言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為友

每憶不得見便於夢中徃尋半道迷路遂回覺詩云洞房昨夜春尾起遙憶美人湘江水平枕上

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一說有人得一枕每夜枕見共美人遊湘水岑參作春夢詩云

云如前詩二說亦未知孰是有時向醉鄉打卧唐王勣作醉

南園作醉鄉又醉鄉草鋪茵巷鋪幄地鋪氈鋪陳

之宜十有二見文苑

設也茵褥也惺惺也上下彭澤直淡半簾殘月

陶潛親老家貧執事聞之起為彭澤令後解印

綬而去貴賤及親朋造之者有酒輒設若先醉

語客曰我醉濂溪院靜一枕啼鶻周子知南康

蓮花峯下峯前有溪合于湓江公因取官道所

居濂溪以各之學者稱為濂溪先生。邵子行

至洛陽聞杜鵑声嘆之後其言果驗按杜鵑杜

宇也各悉鳥三四月間苦啼自夜達旦田家候

之以興農事任人道為懶夫士為渴睡漢為隱神僊

邊韶字孝先教授效百嘗昼卧弟子嘲曰边孝

先腹便便懶讀書只愛眠後桓帝徵為太中大

夫漢乃男子之稱吕蒙正薄遊一縣胡旦隨父

宰是邑遇吕甚薄客有誦吕詩挑尽寒灯夢不

成胡笑曰乃是渴睡漢耳吕含恨而去明年吕

中甲科寄書曰渴睡漢状元及第矣胡曰待我

明年及第輸君一籌耳次年果中首選。魏野

隱君不仕好弹琴詩賦宋太宗召不至一日方

教鶴舞俄報使至踰牆而走有詩云有各閑富

右愛眠歌

吾何愛七惟某愛為風雲一作流變態奇劣處類

龍蛇失勢一作迹如熊虎揚威車雙馳馬雙

飛渡河一卒增岸字冰重圍雙馳如行車出兩边

上攻之類見萬事靠口北南相界形勢相依默

到切理相達也又倚也

運方圓動靜妙筭無遺李泌召見時玄宗方典

毘說請賦方圓動靜必日願聞其畧說日方若

方若行菱圖若用智動若材芸靜若得意詭賀曰帝得奇童矣時必年方七歲春寂七

乍敲殘夢乍助駕切忽也敲橫爭也此言春登

手槌七撰碎香泥香即紫核心也泥塵也開中

璧獨樂園中賓朋初定候温公居洛營地創園以其逍遙徜徉惟意

所適明月時至清尾徐來天壤之間復有何樂

春某局可以代此因各日獨樂園為記有日樽酒樂餘

消長夏黃州樓曉酪酏半醒時王元之於黃州

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圍某子

之所勝也酪音吝音洛非酏音頂醉兔昼永天

留客久仲夏日永留客庵高子落吉遲山上對

下子声院教慵妾掃慵妾有簾許小童窺小童

日影羸輸賭江山半局羸輸勝負也乾坤功名消

得失閑機渾不覺一天向夕月斜窓烟斜篆竹

斜变篆通作琢鏤木為闌苑神仙閑中度日音闌

浪闌在仙苑也在崑崙長安公子醉裡忘歸相

對處兼些琴兼些畫兼些壁題詩些蘇箇切

右愛某歌

時樵夫方晤石軒晤箕踞傲坐仰兩足以手據膝

調鸚鵡語調和也鸚鵡賦言鳥唐元微之傍有鬼



童對局見張至為曰此間寥闕闕本闕字苦吳林切傾入声靜也

深地遠山鳥之啜其鳴啜音英鳥声和也岩獸之交其迹

子奚為遠涉吾境曾不憚勞乎涉徒行也曰僕當朝之

供奉臣也自稱為僕卑辭也唐制未命以官則令居通事舍人供奉以君高蹈

辱奉弓旌之命高瞻者德也禮記招士以弓招大夫以旌蓋輿在此願

少回顧蓋輿也御駕曰蓋輿蓋車有蓋輿以正威儀行舒疾樵夫笑曰我乃

遜去逸民避塵老叟遜遜也逸民謂節行超逸也

史又有德而隱者曰逸民見論語願性命於衡門茅屋願養也衡門橫一木為門楣也詩陳旌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此言樂其園林之趣不貪榮祿自養天真於衡門茅

屋之下也足生涯於月斧風斤生涯猶產業也太和中鄭仁本與王秀才廷嵩

山迷歸路忽聞叢中斝聒声見一人枕一僕物方眠因就問之其人曰君知月乃七宝合成乎常有

八萬二千戶以玉斧修之予其一也言已不見

若繩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斤斲曰有醉鄉

之遊門無俗客之到友我者魚鰕麋鹿鰕虛加切水虫可食

溪澤江海皆有之殊鬚鉄鼻背有節多足好躍古文推典漁者侶魚鰕而友麋鹿牽我者

雪月風花醉鄉之宜有雪月花如雪宜夜月宜樓瓦宜牕花宜畫之類但知夏

葛而冬裘葛草各蔓生可為絺絺盛夏時葛成治以為布服之裘合衆皮而成之取其温

也善卷曰冬衣皮毛夏衣絺葛道霞棲而雲卧此

適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莊子

愛山水之深慕  
斷山而食汲泉而飲  
斷山六切鋤  
去穢助苗也

引水於  
井曰汲  
寧知外間是何朝代是何君相也因留之

宿設雕胡之飯薦錦帶之羹  
菰之有米者謂之雕  
胡九月開花如葦結

實長寸許霜後採之如葦針皮黑米白而滑可作  
飯一云菱苗結實成雕胡黑米也又荆湖間有錦

帶春未開花紅白如錦可以為茹故  
錯雜登盤兼  
杜詩云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

有澗毛數味  
錯才各切互也交也詩註澗溪沼泚  
之毛可薦於鬼神毛草也指蘋藻也

更闌對話  
滿刻曰更  
闌殘也  
皆歷七可咱但無一言及時

事者明日張又請曰古之君子非不教濟時行道

所以深歲不市待價者也  
價物直也待價謂循乎  
天理也言士之待禮猶

至之待價如伊尹太公不遇則終焉而  
已必不在道以從人銜玉以求售也  
故必有肖

象之求而後商霖之澤溥  
高宗夢上帝賚良弼乃  
以形旁求說惟肖遂立

多相命曰若歲  
大旱汝作霖雨  
必有後車之載而後牧野之功成

文王出獵得呂望載後車以歸後呂望京  
武王師牧野伐商紂不崇朝天下清明  
今夫子

以金玉之軀袖經綸之手  
易君子以經綸時節注  
經綸皆治象之事言有

多時  
逃名於榮祿之場蘊致澤於漁樵之樂迹

泯山澗各聞九重裂菱焚荷今其時也  
君門九重  
言天子有

九門如開門如門之類。北山移文云及  
其鳴騶八谷鶴書赴庵焚菱製而裂荷衣  
願早脫

傳岩之築  
傳岩地各在占  
繞界瀾水垵道當後胥靡築之說賢而

隱代策 投渭水之竿 呂望避紂居東海之濱坐無以供食

徒渴蒼生望也 謝安居山東累徵不起人言謝安不出其如蒼生何 樵夫曰

士各有志何必乃尔所以嚴子陵不以東都諫諛

易桐江之煙波 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李及即位訪得於齊國累徵不至拜諫

諛大夫不受去耕於富春山中釣於桐江瀨按富春山在桐庐縣前臨大江故江曰桐江江上有子

陵釣 姜伯維不以天子盃圖浣彭城之山水 姜肱

維彭城人漢桓帝屢徵不至詔圖其形狀肱卧于閭室以被鞠面言感眩疾畏尾工竟盃不得浣於

卷切泥 吾才雖薄視古有間幸而富於黔娄 黔娄家貧

臨終有一衣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時曾西來

西又問曰先生食不充飢衣不蓋形何為謚康妻

日君款用為相固而不為是有餘貴賜粟 壽於顏

回 顏回三十 健於衛玠 衛玠晉時人二十七唼卒

於等 飽於爰旌曰 東方有士曰爰旌目將有適餓

也曰我狐文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謔汝非盜耶何

為食我兩手據地而呶之 達於荀奉倩 魏荀粲字

婦人才智不足論宜邑為主聘曹紅女為妻竈之

身爨之後妻亡傳轍往吊荀不哭而傷神轍曰子

之娶也遺才而好邑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荀曰

可謂之易遇痛悼不已歲餘亦卒 靜筭所以得

於天地亦多矣

自居易醉吟先生傳云仰面長呼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共行不逮

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術叔室幸甚幸甚予何求哉若

分外求羸更規仕進

馬援凡子少將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僅足鄉里稱為善

人可矣致求羸餘苦耳

非惟愧於前賢抑亦負故山猿鶴

快子往矣幸勿復言張曰君以時不足有為耶今

聖人端拱四海仰治占人畝地而秣藩

漢蒼伐占城占人懼

遣布田進白茅明師納款以求退

款艦也明遣韓觀等領兵來儆

及獻占洞之地漢蒼命胡射等截

老撾大理臣妾恐

後支老撾開明師乃退將添平來獻

所乏者林檎逆人

為之輔佐使主上勲德遠輩堯舜輩等也君若終焉

鏹彩鏹音產韜也寶效務光涓子遠引不妨

務光夏時

人湯伐桀就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及得天下又讓典光光曰暖上非美殺民非仁人犯其難我享

其深非慮也無道之世吾不忍久見乃負石自沈于江。涓子齊人餌木實隱于岩山

如少

有意於斯民捨今不出吾恐其草木俱腐無時可

際遇也際會也樵夫变色曰若子之言無乃鋪張過

甚鋪張陳設也咱之令人面赧而心忤

報乃版切面慚而赤也忤疾各

切慙也且當今臨御非胡氏耶曰然曰此非捨龜肚

之區而歸重於安孫之地耶

肚音渡腹也龜肚即昇龜城安孫即今承

編縣安孫社陳順宗時季降使杜省相度清化府  
 安孫洞築城鑿池以徙都焉時御史阮汝諫諫以  
 為昔周魏廷都並見不祥今龜肚之地傘圓之內  
 瀘珥之河高深平闊自古帝王開基立國皆以為  
 深源固紙安孫境界狹僻水尾山頭不可以立都  
 季降不响後季降逼順宗傳位於太子廷都安孫  
 洞築城鑿池開  
 街巷立廟社  
 曰然曰吾雖足不城市身不軒墀

斡階曰  
 然嘗聞其為人也言多詭譎性多貪欲殫

力後而興金甌之官  
單於也金甌今求福縣金甌社胡立宮於此按士人阮稟

上書前胡云宜遜位退居金甌季  
 犂乃傳位漢蒼菜金甌官以居之  
 穷後糜而厥花

街之庸  
厥巷街社胡立庸於此庸當作舖賈肆也

糞壤繒帛  
糞穢也醢醢珠王音海肉醬也醢用金

如草芥使錢如泥沙獄因賄而成官以財而叙猷

忠者未言而已戮進諂者有賞而無刑民心搖則

疲底江之師  
底江在立石縣季犂篡位阮汝蓋竄底江忽行侵掠卅縣不能

制胡命阮鵬舉討平之  
 邊釁啓則喪古樓之地

思明土官黃廣成告習祿卅係本府故地明乃遣  
 使求割諫山祿卅之地漢蒼命黃曉卿為割地使

以古樓九十  
 而在廷之臣上下波隨先後於進無

能出一七強削以起其生者  
七循委切是也削葉削也 惟阮鵬

舉有度而遲  
舉北江東岸人仕陳為東路安撫使又仕胡有度而遲漢刘曄孫玄德語

黃曉卿蚤學而蔽  
卿中陳朝大學生第二各胡末以侍即華領節度後為明所托

俾歸金陵至丹 黎景奇善謀焉而不斲 景奇約各

又仕胡為人適也自便竊取祿位不賦 死節後為明所執俾歸金陵不食而死 劉叔儉君

子焉而未仁 儉中陳細大 其餘非溺於財則耽於

酒非以宴安而自逸則以勦位而相傾未有奇計

深謀為斯民慮者吾方泯跡山林避地不暇 夫子云賢

者辟世其次辟地注 豈可褰裳就之乎 晉韋忠張

夫乱國適治詳也 况可褰裳而就之哉褰摠衣也作褰非 子幸歸

來煩為居士謝之我不能以崑山之玉併烈於崑

山之火矣 崑山在荆山其地產玉 張曰賢人出處

固如其執乎樵夫曰吾非執也直惡夫佞者失

身於濁乱之朝而援人以偕溺也張默然無对力

求反命具以其言白主漢蒼心不能平然猶欲以

安車強致 安車安穩之車以草裹輪使輪與地不

相抗老人居中得安穩也強抑人使從 我命張再往至則苔漫洞口 漫水廣 荆棘弥山 弥

也 蔓艸叢條已斲來時路矣 蔓貪半切草 但見石

壁間有垂膏削臙 垂放下也削乱 題詩兩句云

奇羅海口吟魂斲高望山頭客思愁 奇昇高望

其語意類元白嘲放 唐元微之白居易二人 其字

体倣籀斯篆隸書有八体一日大篆周宣王時太史籀所作二曰小篆秦時李斯所

作八曰隸書秦時程邈所作又漢明帝命蔡邕為古文篆隸按籀書字昼煩密如宣作宣之類篆書

即今之印款識字如宣作宣之類隸書篆之捷也秦時官獄繁多欲趨簡易程邈為獄吏得罪系獄

獄中作篆始皇出之使定書世人以邈徒隸故謂之隸書即今之楷書字也如宣字作宣之類一云

以其簡易便通於民隸故謂隸書散見漢書正字群書然竟不曉所謂漢蒼

大怒命赭其山赭音者赤上也按秦皇巡遊至湘山值厄不得渡怒伐湘樹赭其山

山穷而無所覩只見玄鶴翔空婆娑而舞婆娑舞者之容

後二胡得禍皆如詩語若樵夫者真得道之士歟簡定帝丁亥年五月五日明犯奇罪海口十一日樵季聲於上七雉十二日樵漢蒼於高望山停歸

嗚呼神以知來知以歲往聖人事也易繫辭神以歲往其寔能典於此執古之聰明獻知神武而不殺者矣樵夫雖賢何足

與此然言胡氏喪敗殆若著龜著所以筮龜所見也按著蒿屬生少室山七十年益一壘七可以筮千歲則一本百莖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論衡曰著之為言耆也明孤方之事當問耆碩也龜不一第一日神龜第二曰靈龜皆

可以卜卜時以明火灼高骨處以占其兆是不過徵於天理卜諸人

心多言或中理固然也為人主者願正心以為

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之本董子對策語無使處士

之橫護斯善矣東漢申屠蟠曰戰國之世處士橫護列國之君至為擁篲先驅

玄德於孔明三顧未遇而執礼愈恭手下怒欲放火公力止之今漢蒼一不遇便命赭其山驕害甚矣其及於睢刺也固宜

東潮廢寺傳

陳朝首俗尚鬼神祠伏舍無處無有如黃江銅鼓

安生安子普明之寺王清之觀皆蟬略絡繹蟬聯相續

不絕也絡繹也僧尼祝髮共齊民半從浮屠教曰僧女僧曰尼僧削

髮曰祝髮民無貴賤故東潮一縣崇尚尤甚創立

院宇大社多至十餘小社不下五六皆捶之以叢

篁篁竹也繚之以金碧繚音了凡有疾病舉皆喏命

於虛無歲時朔望牲醴之奠幡幢之供糜七不絕

幡音內切幟也今神伏亦依憑得安安他果切安也輒祈

輒應靈荅如響故敬信有加而不敢慢也後陳簡

定帝時連年兵火煨焚幾盡見存者不佞什一然

亦風撞雨撼撞音床手也撼南北撐拄拄之典切支也粉

軀胎骨胎音移大胎也紫沒於烟蘿蔓草間紫于平切繞也吳兵

既退民始復業土官文斯立適丑其縣丑治也閔其

荒穢摧倒約丁夫葺茆編葦稍匕脩復葦脩補也覆蓋也茆

俗茅字編列也葦蓋屬大葦也居一歲縣之傍苦盜鷄豚鵝鴨及

池魚園菓原果俗作菓凡可以克口腹者悉為攘去斯

立嘆曰吾幸備員邑宰不佞明以破奸剛以威惡



仁柔致咎我實尸之

尸主也詩召南誰其尸之又與屍同身居位而無功可紀

典屍何異

然猶意其奸人草窈未足深慮但分隸村氓

畧加夜警旬日間雖無所覩而財物傷耗猶昨也

既久益無所憚至有越厨爨而散人之釀肩房闌

而接人之妻急就攻圍隨失所在恍如捕風捉影

了無一緹斯立突曰父矣盜之被誣也蓋是陰魔

厲鬼

大珠和尚云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明魔或起或不起是煩惱魔我正法中無是事。唐

張巡曰死當為厲鬼以殺賊按秦厲乃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傷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

後者呼朋作祟允昔紛擾皆是物也於是徧訪各師

廣求法手安鎮符籙假舟筏而遣之

編竹木大曰筏但襪

送愈加

襪攘也襪箱癘殃也

而憑陵愈肆斯立大惧聚村人

謀曰而輩平日事伏甚謹

而汝

昨因兵燹

燹蘇典切音銑

兵火日燹

香火弗歆故妖孽橫衡而伏不之救盍往愬

乎

盍何不也愬與訴同

亦權宜之一助也衆乃燃香歷祝曰

我衆生貼仰諸天皈依有日所望於伏切矣今者

妖祟並與扇動平民社及六畜伏顧恬然坐視無

乃慈悲過甚乎伏望再哀憫之心

一作

假鞭箠之

力使神人不揉

揉橋也柔木而弱伸之也

民物咸寧一切有情

此身不度何身度

均有酬恩之念但捨攘甫定賈誼曰國制捨生理

未復寸材片尾木世用取辦全無須來時富有始

一新籛殺字報此功德是夕愈加昌熾斯立無可奈

何聞金城王先生善易往筮之筮音誓曰有馬而

騎騎音岐有褐而披褐音曷皮橐錫箭橐音

高弓衣也的是神師且戒之曰公敬了此次早當縣門

左投南而去見服是衣持是噐者其人决駭陳邪害

宜強招力請雖牢辭勿許也遂與父老如期往候

南來北去道路如織無人肖者肖似日向脯脯音

也時沉吟將退忽一人自山中披褐掛弓策鞭而至

衆爭前羅拜其人驚問則告以本來之故一作其

人笑曰諸公過咱矣吾少時以從禽為業身不離

鞍馬手不釋弓箭昨聞安阜多肥麋麋音章狡兔似小鹿

而美狡古巧切黠也偶出遊獵豈解結方丈之坎解音戒繳

一作檄無形之鬼為何等事哉斯立意謂必法坎老

手不教以符籙顯名為人所村故優游山澗泯跡

於弓箭之間曰邀弗置置赦其人度不得脫勉強

咱從乃館之縣虞館官舍也惺帝衲禱虞字菱未

皆極鮮楚

音因禱也禱音肉藉也鮮色艷也楚鮮音因禱也禱音肉藉也鮮色艷也楚鮮

周旋有恪殆若神明其人私計曰允彼所以恭

迎優接者為眩驅鬼也顧我辟筭無狀而供給有

加豈古人食功之意乎食音寺以食食也言有不

去將有餅壘之耻詩小雅蓼莪篇曰餅之罄矣維

言餅資於壘而壘資於餅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餅罄矣乃壘之耻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

責也夜既半乘眾人燕寢輕裝徑向行至版橋西時

天色朦朧朦朧月不明也淡月未出見數人形貌克碩

也施施然來從野外施上奔夸自得也孟子子齊人有一妻一妾以施上從外來

即窺來屏處窺蔽也潛覬其所為良久見攔手八洿

池攔遮也洿窟下之地水所聚也截捕鮮鱗不問小大皆橫吞直

啖啖徒覽切乃相顧笑曰子魚風味甚佳只宜細

嚼嚼疾約切咀也咀含味也絕勝任蒲淡供任語謂桑供食為

上純纒贖罪詔報云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但恨口嘗較晚耳一

人笑曰我曹頭目虛大久被世人欺誑安有以升

合蒸米實千鈞之腹為彼守門哉十餘為合十合為升

三十斤也釋氏法長不有今日幾為長桑所誤浪度一生也梁武帝用

一人曰我平生血食固與諸公異饌但

當日民貧物瘠無人許賽賽先代切禱渴喉饑腹

饑音饒飢不可忍弗知肉味若干年矣豈但居齊

三月哉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然今夕天寒冰冽冽音列寒氣也

鎗難久駐駐音住少可一作寄步燕園效虎頭將

軍也麋之夜切其麋也其汁為糖願愷之食麋号

佳境相携而上曳倒嚼之嚙啜蜜漿嚙俗咽字吞也

如吸茶之狀其人彎弓注矢乘高暗射弯持弓開

流射也又連中之喑啞誰譁盤跚走脰盤跚解將

數十步冉七始滅然大声罵曰日辰不條固已却

之不咱吾言今何如矣其人始喧呼遠近村人驚

覺爭傳以烛各分途追躡見血痕點匕迸地而西

痕亨人切癡也及半里餘入從廢寺見護法敗軀

腰間各著一箭幾飲羽矣飲猶眾人噴匕吐舌噴

格切爭以為古今奇事遂踣垓其像踣其仆同仆

上木傾殘猶聞作語曰本圖實腹終至糜身我則

已矣彼瀆神者瀆音讀江河首造此謀竟眩脰禍

我從之余反當其殃鎗可唾也唾笑乃使人之江

瀆神一有見塑泥神像塑音素埏忽勃然变色面

痛切本圖二句誰謂不垢身言免

如藍靛

藍覽平声染草也其色青靛音靛藍草青汁染繒帛也

魚鱗數片宛

然在口

宛於權切宛然猶依然也

仍併其像碎之斯立罄其所

有厚謝其人重載而去妖邪自此竟絕影響云

嗚呼甚矣伏氏之說無益而有害也嗚其言則

慈悲廣大求其報則茫

一作恍

然捉風民敬信之

有破產而克施者今其頽廊餘孽猶且張皇

張如

張弓之張皇大也

况平時崇奉其害可勝道哉然英君

誼辟每欲去而不能去者以高明君子佐之者

衆如宋朝之蘇學士

蘇東坡嘗讀傳灯錄又與伏印禪師各了元達

黎朝之梁狀元

梁世榮天本高香人中狀元性好詼諧異端其道釋伏教多所

撰大抵皆是安得百昌黎者出群而攻之火其

書廬其居而後可

韓愈之說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翠綃傳

建興余潤之名造縑有詩聲以歌詞鳴京國每篇

成伶人携金厚贈

伶音令樂工也黃帝時伶倫造律呂故後立樂工稱伶人騷

炫為之增價

騷詩人也炫猶場也

陳紹豐末因事謁諒江鎮

元帥阮公忠彥

公陳英宗朝甲辰十二年中黃甲時年十六至裕宗朝紹豐乙未十

五年授諒江鎮經畧使後正宥省入政府壽八十八餘号介軒先生有詩云介軒先生廟廟器妙吟已

有吞牛志年方十二大學生纔登十六克  
廷試二十有四八諫官二十有六燕京使  
公聞其

來倒履迎接倒履急遽顛倒其履也漢蔡邕見王

同逆之疑乃設宴泛碧堂出歌姬十數其中有名翠

綃尤為纖麗公戲謂余生曰此曹任卿檢點可意

者屬東風幹當出物質淺俗謂之當范文正公守

尚幼公頗屬意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巷

自裁便後官去未曾開年七長有別離恨已託東

尾幹當來介因鬻以惠公已而樂作生吟曰

連蒼朶朶朶倚紅酣朶朶曾對僊

一作家玉塵談陸佃曰塵之大曰塵群鹿隨之

侍王醉挽綃衣呼得起數聲好唱望江

南皇江南曲名朱崖李太尉鎮開西

吟罷公笑謂翠綃曰秀才屬汝矣生因暢飲沉醉

夜聞始覺已見翠綃在側感恩殊甚明日生拜謝

公曰此子風流不惡卿善視之即携婦建興翠綃

性聰慧每生讀書暗記之輒成誦因授古今詩

話及詞山曲海古今詩話有全書詞章也曲歌未

期年長篇短什共生相埒什篇什也朱子曰詩雅

為一卷猶軍法十人為一  
也拊音劣平等也 戊戌歲有大北之舉生治

裝赴省不忍暫捨典之偕往乃於江口坊綵庸安

頓馬適元日正月初一日也翠綃拉女伴數人拉音聯邀人同行也

就報天塔拈香禮伏拈音占切指取物也時有申柱國潛行

寓目見而悅之掩為已有生將訴于朝則隨方勸

乾乾乙札切勸相傾也一作暹諸司省院皆避權豪閣筆無敢

伸理上下相乘曰閣言置不行也生懷悽愴悽愴音妻制悲惻也遂不果

八省一日生於天衢散步見看巷回騎前呼後擁

插紅張白遺簪墮珥遠近狼藉珥耳璫也草不編離披雜亂曰狼藉

言其多也又狼性貪聚物不整故曰狼藉司馬迂滑嘗傳淳于髡對齊威王曰前有隨珥後有遺簪

髡窮樂此可飲八斗日暮酒闌亦盤狼藉主人留髡而送客此時能飲一石繼見翠綃

乘綵朝堯子朝音彭朝堯車也從柳陰過借崔郊立柳陰事詳見後欲

一敘舊情然其間皆主家威晚不敢唐突威晚國威也漢

書寄肺腑于威晚唐觸也突亦觸也不遜也含情遙睇淚下如雨弗能

以一辭相達時翠綃有畜鸚鵡一雙生指之曰汝

微物尚得終日相隨不知我孤眠獨宿安得翻雲

兩翅為我達書娘子共鸚鵡鳴躍如請行之狀生

乃裁書繫其足裁猶製也書曰

崔百戶奪人之祀而滂祠群保申柱國奪人之妻而諸司閣筆閱此可以驗人情知世故

昨者柳陰一過道達無由寄雙眸一作於片時

曾咫尺於千里始信侯門之似海後見剛嫌客思

之如秋剛強備述舊一作由倍增深感憶昔我

陪詩席陪助也子侑歌筵侑配也不勞綠綺之彈後見

辱荷紫雲之惠後見笑未酬於繾綣繾綣不相恨

已早於分飛鴻別燕而秋聲雲愁秦而瞑色李白

送友人王炎八蜀賦郢閣賦云送佳人方此去復何時方歸來鴻別燕方秋声雲愁秦而瞑色

注秦雲一則暖流蘇之帳流蘇乃帳四角所系

如同心而下一則寒糊紙之衾但貪綉幙之歡若流然故各

聞之可為酸鼻

豈念書樓之苦田弘正造樓聚書每啗短牆滯

雨廢壁寒蟄蟄音將蟬屬一日小蟬長天霜鴈

之征離寂宵風笛之唱晚每有含情不語掩卷

長吁對景開依不融已也噫許虞候之不作韓翃

少負才名娶妻柳妓各也來歲成名淄青節度

使侯希逸奏為從事以立方擾不敢以柳自隨

置之都下三歲不果迺歸乃寄詩云章臺柳章

臺柳昔日青也今在否縱使長條似尚再也應

攀折他人手柳氏答云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



僕侍辟易後遊升堂挾柳氏馳馬而歸時沙吒  
鏖息竈殊等翎俱棧訴於希逸也其事聞于朝

詔還 崑崙奴之已非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  
為顯僚其勳臣一臨燕時

父使生往省一臨疾一臨使紅綃妓以甘酪金  
甌共生食至辟婦命紅綃送出院及返生疑思

不食時家有崑崙婢奴磨勒問生何事生具告  
奴乃為生摘殺一臨守院門吏夜至三更共生

衣青衣偷入歌妓院內逮負生共 應無反璧之  
妓衫出峻墻十餘里婦李院匿之

期 晉重耳奔至曹倍負羈妻饋  
盤發置璧重耳受發反璧 空負尋芳之約

杜牧詩自恨尋芳去較遲 爰憑寸楮 楮木皮  
可為紙 用寫離依 寫  
也

鸚鵡一時飛去止翠綃帳中娘既得書 一有乃知  
生之手筆

等 復伸薛濤之箋 鮮見  
龜庭 泚臨川之筆 泚此禮切水  
清也又汗出

貌王勃滕王閣記云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  
按王羲之善書常為臨川內史故号臨川筆 修

書以復其畧曰 妾翠綃少倚市門長投樂籍 古文富而可求則  
市門可得而倚矣

夫由貧求富農不如工也 不如商刺繡 調歌按

紋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曲謾誇河右之風流 昔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  
謳綿駒處於唐而齊右善

歌出 孟 子 舉案齊眉未試孟光之態度 漢梁鴻妻孟  
光狀肥醜而

黑力卒石向德行甚高年過三十擇對不嫁父  
母問其故曰欲節操如梁鴻者鴻遂娶之常荆

釵布裙每進 誰知好席便是良媒綠綺琴心不

食 卒案齊眉 儼長卿之調 相如字長卿臨邛時卓文君綠寡  
乃以綠綺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

如華堂詩句酷恰杜牧之才

杜牧為御史久之分司洛陽時李聰

罷鎮閑居声妓豪華為當時第一聰嘗宴客女妓百餘人皆殊色牧澄目注視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寔是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皆回首破顏牧乃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

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散狂言為四座

兩行紅粉一時回李聰乃以紫雲與之

自言針芥之有綠

醫書磁石引針琥珀拾芥同氣相感也

深慶苧蘿之得托

苧直呂切草也天台客逢客未洽深歡

天台解見快州章臺人送人載將禽恨

見佳偶翻成怨偶好綠轉作惡綠耻忍棲鴉

鴉於和切鳥名純黑色反哺者謂之鴉元微之貶江陵過襄陽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苕枝臨水復臨堤也昭清江也

照泥寄語東片好擡幸夜來曾有鳳凰樓其後謝師厚作襄陽令此妓乞書翁子遂改下句云夜來應有老鴉棲一云梁元帝晚棲鴉詩曰日暮連翻起阻向上林棲以借問娼樓妾何如蕩

啼子俱頻打鴨

鮮見出入起居之際未免從權別

離契闊之恹不勝感苗惟餘翠蛾倦掃

古詩翠蛾眉月注綠鬟慵梳粉壁燈殘傷春腸斷香奩

綉倦別淚痕多

奩音應匣也痕昨承寄鴈之書

世傳蘇武使匈奴居北海以帛書系鴈足傳報于漢後得還按孔孫曰憑鴈寄書真浪語注鴈無傳書之理蓋秋來春去如人寄書有往來之

明日詣張果有一鴈下于庭因共逐而得之相與奪駭乃以帛為書系其足而放之倍切

離鸞之想麗娘雖韓翎之柳暫折長條然合浦

之珠當還故郡孟嘗守合浦郡首無耕稼海出珠民採以易米先守貪汚採珠

自入珠皆去民飢死盈路嘗到郡悉革前弊珠復還悠上心緒書不尽言

娘遂因感疾柱國謂曰卿復憶賣詩奴否曰然儼

以情深伉儷伉儷配偶也念切睽離睽遠也近曰同穴

之盟未寔偕老之約已負今則燕晴楚雨柳慘桃

舒離別悠上恨千古此昔人所以薄眼前富貴

而依賣餅之師唐寧王猷宅左畔有賣餅者妻甚美王一見屬意回厚遺其夫取之

竈爰踰等環歲嘗問之曰汝復憶賣餅師否妻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相見妻注視淚下如兩王乃

端輕分外繁華而甘墮樓之允綠珠事薛即欲以

羅巾自縊柱國給之曰予方思之子但願神就養

強力加殮早晚召余郎續子因緣苗債何至輕生

草上為無名之死乎荀簡曰曰審如此庶幾從命

不然命存於今日矣柱國不得已使人督召余生

諭以還珠之意且謂之曰吾致位上公權尊祿重

館賓餽客日費千鍾鍾量各釜十為鍾六斗四升也今日見招欲

相厚非相薄也况長安燭珠炊桂難於自給蘇秦之楚

三日乃得見王辭去王曰曾不少留秦封曰楚國  
之食貴於王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  
天令臣食王炊桂因  
鬼見帝王曰聞命矣 卿勿以声跡為嫌宜於此安

泊少舒珠桂之費遂糞除小閣為收書之所糞音奮掃

除也改 日命小鬟侍側每宴見必温辞款接但翠

綃之事絕口未嘗道及生方欲啓蕚則拒之曰纒

繼之私誰無是心想彼念卿亦猶卿念彼但風花

有恙人生感霜露之疾譬如樹老竟發遇凡未即

相見卿第遲之可徐上護也娘聞生至亦款擬情

見訪然姬妾衆多彼又防閑過密未嘗於半餉間

得乘便也一日早朝未退伺群姬媵着間至書房

值生他尚見壁上題詩二絕云

其一

小堦破履落苔衣客舍凄凉獨掩扉青鳥不來

春信晚青鳥漢武 莎庭漠上又斜暉莎音發

其二

月殺長寒鎖翠眉僊娥何日是歸期仙娥指姮

企 相思豈直無佳句不把文章惡別離解見

方款屨和巴聞玉珂声將及門矣按說文珂石次

大者謂之河黃黑也其骨白可飭馬勒故遂不果

云玉珂光義詩五陵貴公子及上鳴玉珂

酬答又一日遣所厚婢嬌鶯就生房覓寢生拒之

鶯曰娘意也娘子以郎君無伴使妾代薦枕席如

娘子之在左右也景帝幸賈姬是夜值流翟乃使唐兒薦枕遂有娠生長沙王叢

生許之自此信息稍通而閨闈之情得達矣時將

及第夕生乘間言於柱國曰僕以恩情之故遠來

為客而咫尺巫峯一信不到日月逾邁歲又云暮

還珠之事非敢復言但望簾前一見得片時叙別

耳柱國頷之曰更前數刻便是良宵吾當放昌黎

之柳妓鮮見縱宜城之琴客柳宜城有愛妾各琴客善撫琴宜城不禁人情所歆而

私耳目之娛請老許琴客出嫁願况為作歌乃曰

琴客宜城之愛妾也宜城請老愛妾出卿姑少待

嫁不禁人之歆而私耳目之娛達者也

勿嫌晚也生唯上而退至其夕燃燈不寢懸望移

時一更許於竹邊躑躅聞曳履聲躑躅叶反躑他

開門迓之見青衣婢子問其來也則饋之茶少頃

於花前剥啄有叩門吉剥裂也啄竹褰裳就之則

赤脚蒼頭問其來也則饋之酒韓愈寄盧仝詩王

將求竟絕音耗大失所望明旦謂嬌鶯曰為我語

翠綃我牽於欲界之私樂於甘言之給栖遲忍辱

倉卒投人安有於杯勺之前飲器伸情叙話尚不

可得况望眩暈崔郊之婢崔郊寓居漢上其姑有婢端麗曉音律郊嘗私

之姑貧鬻婢於連帥于頓家給錢四十萬寵愛殊深郊思慕不已其婢因家食來值郊立於柳陰馬

上連泣誓若山河崔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坐綠珠再淚濕屏巾侯門一八深如海從此蕭郎是

路人或有疾郊者寫詩于座公見詩令召崔生左右莫測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云云便是公作耶遂

命婢同歸至於帷幔奩匣悉贈遺之開處仲之閣乎王處仲名衰以高各自詐嘗荒

忍於色休為之弊左右諫之衰曰吾乃不竟耳如此甚易乃開後閣驅諸婢交效十人出路在其所

之靖人萬一狼忌生心苗註狼性多猜忌每行必顧其後故謂狼忌龜

海見如龜性如而共蛇通採溺時取確龜置水盤中以鑑照之見鏡中龜即產數而失溺

惡念易萌於芥蒂芥蒂猶刺也狂柯見贈於斧斤韓公鎮中

山有門客夜踰牆出媚家公作詩以警之門生自愧詩曰玉人若也憐高節莫為狂枝贈斧斤在

我為失圖而彼為得筭矣婦欺婦坎豈可以求珠

之故而處於飄蕩之領下哉人有見宋王者得車

曰河上有家貧特締簫而食者其子沒于泚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珠必在飄

蕩領下子能得者遭其驕也使飄蕩而寤子當為

齏粉耳尚奚珠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

料也宋王之猛非直驪童也子能得車者翠綃更

使嬌鸞謂曰妾所以淹留曠日久綠珠一死者第

以郎君尚在今朝言歸何以為約妾聞本朝苗制

每於元夕在東津水次盛張火樹傾城士女觀者

壁立唐人元夕詩云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按

花樹乃唐時元夕飾以玩遊者兄如未忍遐棄當如期覘候覘職

也窺視 馮分鳳合在此一舉妾姑忍死以待生意遂

决柱國幸其去也厚加資遺遺反声 金錢匹段曾

不斬費匹偶也合也布帛長四丈為匹段片段也

也生滿載而歸道逢老奴謂曰郎君得無憂乎何

瘦削不類疇昔生語其故且告以翠綃之約奴曰

此事易耳當為郎君致力及元夕偕往東津果見

翠綃從數車兩於水次縱觀奴以所袖鈇椎雜碎

左右推音錡尋物 傘夫轎子一時散走傘音散

以舒卷者轎古貝也俗作槌 寄於萬眾中掠去彼此相視悲喜

交集然猶慮為彼所覺橫遭掩捕橫戶孟切 翠綃

曰彼以孱瑣之資孱鈕內切慳弱也 當術霍之選

誅求請託誅責也 門如沸羹唐王伾言當其盛門如

也沸羹謂黨惡之門動如 寶貝金銀之積棟克而箱露貝介蟲種類不

吾未見好色而不貪財者

屋正中上衡也棟充謂貯屋而充其棟也箱廩也遜也凡可藏物有底蓋者皆曰箱向一作

非鬼妒煤火只恐橫財無由燦破也煤初洽切湯

罪盈惡貫勢必不長但火動尚烘烘呼公切燎也熏灼可

畏熏火煙上也莫若齟踪遺跡彘脫鄉村使無耳

目之虞疾免門庭之禍生然其策密就天長依友

人何其大治七年大治陳裕宗年号柱國以俊汰伏罪汰

伏同自生始至京擢進士第遂夫妻偕老焉吟大也

嗚呼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不正之女中士

羞以為婦二句温翠綃出自倡流本非令德潤

之果何所取而恋匕若是以其賢耶則張婦李

妻爰卿自叙云張之婦李之妻本無真性。李

季好遠由其妻有士季还士在内妻患之妾

曰今令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属伴不見也士從

之疾走向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

曰吾見鬼為之奈何婦曰以其色耶則陽城下

取五姓之水浴之季曰諾

蔡宋玉好色賦云大夫登徒子侍楚襄王短宋

玉曰玉為人体免閑麗又性好色願王勿共

出八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王王对曰天下

之佳人莫若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着粉太白着朱太赤眉如翠羽

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

城迷下蔡無此女登牆闚且三年至今未許也

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擘耳黻唇歷齒又疥

而痔登徒悅之使有五子王慕察之誰為好色注陽城下蔡皆地各惑迷即傾國傾城意顧

顧



乃輕於去就忍辱投人編虎頭摩虎鬚幾不免

於虎口

莊子盜跖篇云夫子見盜跖後歸見柳下惠下惠問以故夫子曰丘所謂無疾而自灸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

若潤之者艦所謂愚矣

### 沱江夜飲記

丙寅歲陳廢帝出獵

廢帝芸宗之孫肅宗之子肅宗南征占城不返芸宗因立

為止沱江北岸

岸水涯

夜開

一作

帳飲有一狐由

山脚投南而往道逢老猿謂曰昌符君將有事山

間

昌符廢帝年号

厲意於吾曹厚矣勉潛之命懸於羅繳

繳音酌生絲系箭以射絲鳥也

縱滕六之雪未降其二之風緩來

子其危矣

滕六雪神其二凡神蕭至忠為晉州刺史欲獵有熊者於崔山見一長人能育

虎兕鹿豕狐兔雜駢而至長人曰余九真使者奉北帝命蕭君收汝輩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有

老麋孺滕求救使者曰東谷嚴四善課試為求計群獸從行樵者規之至深岩有茅堂黃冠一人老

康哀請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共二起凡即蕭使君不出矣群獸散去翌日未明凡雪大作竟曰蕭

果不出

若非掉尾乞憐

韓愈應科目時與人書若倪首帖耳垂尾而乞怜者非我

志也必致犁庭掃穴

犁耕具也漢武帝征匈奴窮兵黷武犁庭掃穴

吾欲挺

身徑往以一言止之子獨不樂從乎老猿曰吾子

能持詞鋒說刃以言語

一作

解圍繼為快舉只恐

言碎不應彼以處

一作

生疑將預林木池魚之禍

杜

獨見梁主納侯景乃作檄後梁曰楚國亡後後延  
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言侯景凶狡納之必後  
生亂也按尼俗通云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舊說  
池中魚人姓家近城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中魚  
燒死百家書則云宋城門失火因汲池水以獨不  
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二說未知孰是

見華表狐精之事乎燕昭王墓有老狐精及華表  
柱狐精一日欲夜作書生請

張華曰張公曾度恐難籠終必遇辱非但喪子  
千歲之質亦當誤及老表狐不從乃謂華論及文  
章商畧三史探蹟百家華無以應嘆曰天下豈有  
此年少若冰思魅則是狐狸使人防禦甚嚴時豐  
城令雷煥博物士也適來訪華匕以書生自之煥  
口若疑何不呼獺犬試之革命犬試之全無悍色  
華怒曰此真妖也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則形立見  
煥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立傳昭王墓前華表木  
已經千年乃遣人伐華表木燃以照書匕生匡化

為斑狐狐曰從王而一作獺多武人也胥中父張

華博物華晉時人目下無温嶠高見解見保無他

也遂各化大夫而去一稱袁秀才一稱胡處士夜

叩行宮凡天子臨幸之所曰行在因內侍人附奏

曰臣聞聖人在御乾坤清寧莊子天得一以寧明王

懋德鳥獸咸若書夏石方懋厥德今主上當亨泰

之時為民物之主固宜布蒐賢之網蒐音搜張禮

士之羅當沐而握髮伯禽受封於魯周公戒之曰

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  
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尔之魯

戎無以登車而虛左魏公子無忌愛人下士食客

十家貧為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

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至引坐上坐注云

凡乘車者尊居左虛左者以蒲輪駟馬而獬兔且

謂空左方一位蓋尊之也

之賢漢武帝以蒲輪迎枚生以駟馬迎申公按蒲

駟馬駕以駟馬也詩甫也鬼且採以厚幣卑辭而

之丁也言鬼且之野人其才可用

弋真鴻之士繳射日弋真鴻言鴻彪真也如高士

真鴻惜使羽儀朝著羽儀即羽翼表意朝著漢

謂表潤澤生民一切有生毆而歸仁壽之域西域

著也國不寒不暑無尾無雨其何至格燕伐兔侵山虞

人道遙快樂故云壽域

之職乎格以杖閣獸也戶官時帝方醉欲寢命首

相季犛延入席于西階之下曲禮主人就東且諭

以遊畋古制何可廢也胡生曰夫羣衆之驅以繇

害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蒐苗之閔以講武也

古者四時之畋皆於農隙以講武事春振旅渭陽

以蒐夏爰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大閱以狩之田為非熊之叟也呂尚隱於渭濱文王將獵卜

胡延孤亦  
是奇遇

大獬按上將夸胡人以禽獸命張羅網今則不然  
且采捕黠獮豪猪載以檻車輸長楊

當夏而興勞民之役非其時矣盛夏之時草木方長若舉田律則翦

揉於禾穀且害陽長之氣非其時也故兵法夏不興師蹂穀而逞一作從禽

之欲非其所矣蹂音柔往來蹙踐也掩澤而圍窮山而火又

非其禮矣禮記月令毋竭川澤毋焚山林又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昆蟲未蟄不

以火公何不上啓聖明暫還一作苑御啓開白也

事御凡天子所用之物皆謂之御如日御書御服蓋取統御四海之義使人物咸安

其性哉季犛曰不可胡生日吾哀微禽孱獸為之

請命若高材疾足豈不跼蹙舉於南山之南北山

之北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曰哀公雖不尚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讎

欲相爵為功曹如何正日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

時朝覲君若欲臣僕之正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

南守遠不敢又蕭大困日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

山之南超宋人耕者田中有寧跼效守株之鬼乎株鬼走觸株折頰

而死因釋耕守株復與得之為國人所笑季犛曰

故後人凡言人守拘無能必曰守株待鬼君王此舉非淫原獸非縱禽荒

大禹訓曰外作禽荒未或不亡第聞此處有千歲狐精故欲一舉

勦絜勦子小切使奸無所容妖不妄作其他非所

狐狸不可問而胡聲則可聞

道安問狐狸季聲曰何謂也曰方今暝化未敷疆

場未靜疆場邊境也疆大界場小界蓬莪狂獬信噬於東南蓬莪

占城主各效為邊患陳睿宗身征遇害後陳順宗時其陳涓真戰于海潮蓬莪被鏡射貫于船板而死獬音季狂犬也

信音銀犬吠声李瑛餓虎咆哮於西北瑛明將史記明

太祖遣錦衣衛舍人李瑛等來假道往占城索康逆逃事在陳廢帝昌符十年咆哮虎豹怒号声也

吳陞之鴟張雖殄吳陞茶鄉人陳裕宗時聚眾於安阜山為盜從差捕之陞眾逃

散後又聚眾僭位本路官俘棋盤迷京師斬之呂刑罔不寇賊鴟莪注鴟莪者以鴟張跋扈為莪也

唐郎之臯竊猶存北江路人阮補稱為唐郎紫衣以法術僭号称王作乱伏誅

何不挽聖人之方按天子之劍仁為羈絆按正也馬絆音

羈半撿制馬器系首曰羈系足曰絆義為干櫓甲冑之以忠信

槽音魯大首也儒行篇云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言忠信禮義所以禦人之欺侮備甲

冑干櫓所瓜牙之以蒙傑謹條篋以御難制之將

條音切組劍之通名篋身檻也厲孤矢以威不服

之篋易系辟弦木為孤刻木為矢孤矢之篋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使用荷窮寇

左傳襄公十四年戎子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荷之注前謂禦其上荷執鹿之角荷謂抗其下

猶執鹿之足是檻送兇渠檻圈也古有檻車以陷送凶徒者注車為檻形以板四周無所

通見也一簇不遺簇矢鏑也賈誼隻輪不返宋契

澶淵寇準敬奉之使隻舍此弗為顧乃區匕於矧

牙齒伶俐

高談劇飲  
堪其孫文  
蔚石媚虬  
同群

繳之末

繳音曹又去  
声弋射矢也

雖猥獸如丘山僕不取也季

犛許之二人暗喜曰吾得請矣因舉白浮鍾

魏文侯使

公乘為觴政曰飲不盡者浮以大白文侯飲不盡

乎文侯曰善因飲畢遂以公乘為上客舉白言飲

酒必滿觴而飲飲訖則舉觴告白盡否也浮罰也

鍾壺屬酒也言飲也也唐戴胄為大理少卿終莫能角季犛慍色曰吾

常面折明人口伐占也唐戴胄為大理少卿忽驚筵雄辨

古文譚氏議論  
尾生驚四筵之

雄辨又杜甫八僊歌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辨四筵驚未少挫衄

而今卒困於子子冰山妖野魅何其談鋒犀銳乃

爾有力也

古有詞鋒說鋒之語謂言詞如  
刀鋒齊起銳而唯犯也犀堅也

二人怒

曰公為首相當薦引人物以為國家之器用而乃

妬賢嫉能豈書所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乎季犛

改容致謝且勞之曰吾籌當代也無卿等人物

何不焚荷芟謝魚鰈起南陽之卧苑

諸葛亮寓居  
南陽徐庶見

也備而謂曰諸葛孔明卧苑  
也備乃枉駕顧之三顧方起展士元之驥足

統守未陽今在縣不洽免官曾遺備書曰士元

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優其驥足

朕跡而卿相釋褐而軒裳褐音曷士初八仕曰釋  
褐揚雄解朝云或釋褐而相按褐毛布也織毛為

之可禦寒一天賤者所服功加當時名再後去何

至槁死岩穴誰復知之二人笑曰我等寄跡烟梢

棲踪雲窞

窞苦骨切穴也

瞬則草鋪茵簟

茵俗作褥也簟音電竹席也

簟者布之簟然平也

渴則泉供酒醴烟霞絆吾脚麋鹿群吾

遊山中赤吏吾耐久之朋

赤吏羊也唐魏元同與裴炎締交斷保始終時

号耐久朋

長髯主簿吾忘年之友

髯如占切在頰耳旁日髯長髯羊也徐衡

有逸才少典孔融交時衡未二十而融已五十為忘年交不計長幼

但知餐饘而茹

栢

發同餐食也

嘯月而吟風

古詩山中最樂是玄猿嘯月吟凡雪霄天

庶幾

不落塵網豈能為當時拔一毛

墨氏為我拔一毛而榮天下不

為因相謂曰吾曹放浪本自不羈舊以詩鳴有聲

岩穴今夕陪飲可無一言以記其實乎胡即吟曰

飲了清泉又碧灘悠上名襟不相干干頂也雲邊

石窞跳身易

跳音迢輕身獨走也

世上坐箠着脚難

着音灼置

也日落眠殘山塚迴

迴戶頂切遼遠也

更深咱倦夜冰

寒

迷征記北凡動河水始合要須孤行此物善相堅冰下無水声然後過河

煙霞此

去無踪跡子我相期久遠音

君亦吟曰

萬壑千溪有逕通

逕步道也

悠然拂袖任西東興來

逐伴春山雨

世說孫恪娶袁氏女後從南海碑挈家過端州袁敬廷峽山寺云苗

袁門徒既至燕其道因持碧玉環獻僧寮巽有  
野隼效十睇臂而下袁氏惻然題云不如逐伴  
歸山去長甯一聲煙  
霧深擲筆化隼而去  
愁去分携別浦風湘嶺無

聲啼落日猿天氣清明則長甯霧雨昏暗則無  
聲人當其昏暗之時而捕隼之則亦

不復楚天有漢泣弯弓弯持弓開矢也楚王使  
養由基射猿始納弓而

後已擡我投林木君岩穴堪笑求安計不同  
樹号哭

吟罷醉去季聲寄令人踵後將及林腰各化為狐  
隼而去

嗚呼天地生物而獨厚於人故人為萬物之靈  
雖鳳凰之靈鳥麒麟之仁獸亦物也沱江之論

胡以人而屈於物噫有由矣蓋季聲心術不正

故物中妖恠得以肆其侮弄使正直如魏元忠

尽忠如張茂先則彼將啗講守火之不暇又何

爭辨之敢元忠素強正微時家貧止一婢厨中  
方嬰婢出外汲水回見一老隼為之

守火婢驚以白忠忠曰猿恐我乏為  
我守嬰不亦善乎張華字茂先見前吁滄浪音

之水清兮濯吾纓濁兮濯吾足君子無自取也

傳奇漫錄卷之三 終

卷之三

三五

四一





